

ПОВЕСТЬ О ЖИЗНИ
К. Г. ПАУСТОВСКИИ



一生的故事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非 琴 译

5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生的故事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非 琴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 生 的 故 事

第 五 部

■ 第一部 遥远的岁月

■ 第二部 动荡不安的青年时期

■ 第三部 一个未知时代的开始

■ 第四部 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

■ 第五部 投向南方

■ 第六部 漫游的书

责任编辑\孟保青 高树海
装帧设计\慈立群

目 录

第五部 投向南方

简短的说明.....	1
感谢读者.....	3
烟草共和国.....	7
“传说”一词的双层含义	18
一座钉死的房子	28
驿车	36
疟疾药	49
阿姆特赫尔—阿赞达湖	56
在平坦的港口	82
巴统的声和味	85
“这不是妈妈”	90
岸上栖身处	99
战俘乌利扬斯基.....	111
灯塔看守人.....	118
快乐的旅伴.....	134

主要方向·····	145
几千发信号弹·····	150
阴沉的冬天·····	161
搬运工人·····	164
角力士多夫格洛·····	169
深深怀念着茶炊上的烟·····	175
新年之夜·····	180
最后一道光线·····	190
冬天的一点迹象·····	194
普通漆布·····	207
各有各的事·····	223
又是一个春天·····	231
千年的烟雾·····	237
这都是虚构·····	249

第五部 投 向 南 方

简 短 的 说 明

本书是《一生的故事》这部自传体作品集的第五部。在这本书里,我不得不“按照剧情发展”,把这一幕从俄罗斯转移到最南边——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去。

我又到了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起来的地区。事情竟是这样:经过一个长时期的间歇之后,我一直在追赶革命的进程,跟随着革命向南方推进。由于这个原因,对于我来说,革命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些奇异的曲线和反复。一年前经历过的事又回来了,不过是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的,而且增添了各种不同的事件。

我离开俄罗斯几乎有两年之久。但我并不为此感到后悔:在这段时间里我知道了许多东西。

书中的事件和人物是众多的,不过还是比现实中的少得多。根据戏剧艺术相当合理的规律,剧本通常可以划分为十分

精确的几个部分。

一开始是开场的交代，也就是把读者和观众带到人物、事件和景物中去。然后是剧情的发展，在这以后达到顶点——最高潮、爆炸、全剧最紧张的部分。这时观众开始激动不安，在扶手椅上欠起身来，甚至不时大声喊叫。

电影中的顶点，最典型的例子是追逐。这些疯狂驰骋的骑手（为了打死敌人或拯救心爱的姑娘）使心情宁静的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人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破坏了他们的大量神经细胞。

可惜，我们不知道怎样来测定神经遭受破坏的程度。在我们这个神经质的世纪，科学还没发展到能找到测定这一破坏程度的方法。

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奇怪，但我所写的真实的生活本身，在那些年代里就正是按照这些规律形成的。

第一部（《遥远的岁月》）可以叫做开卷的交代和整个故事的从容不迫的引言，第二部（《动荡不安的青年时期》）让情节得到发展，第三部和第四部（《一个未知时代的开始》和《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是符合剧情最紧张这一要求的，而第五部（《投向南方》）却带来了某种和缓。在剧本中总是这样的：剧作家制造和缓是为了让观众稍微喘一口气，然后合情合理的结局就慢慢地到来了。

这里生活本身安排了一段缓和时期，稍稍离开了基本主题。它把作者带到高加索，让他看看南方丰富多采的种种事件、人物和大自然的景色，除此而外，还使生活充满了南方的乐观情绪和幽默感。在南方，幽默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枯竭，在任何事物前面也绝不会退让。

感谢读者

这本书,我想从对读者中的一位表示感谢写起,这位读者是住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退伍海军上校 А.И. 马洛夫。

马洛夫上校核对了上一部自传体小说《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中即使是与海洋只有间接关系的一切,给我寄来了几条意见。

上校渊博而生动的海事知识,使他的意见具有简短的海事小说的性质。上校的信里包含着一些类似篇幅不大的学术研究的段落:对克里米亚西北岸的颜色,对敖德萨附近那个作为领航员指路标记的所谓“科瓦列夫斯基塔楼”,以及海事的许多详情细节都做了研究,这些细节是那样有趣,从它们当中必然会产生海洋的浪漫主义精神。

我不加任何选择,把上校寄给我的三条意见全部引用在这里。

从这些意见中,每一个人都会明白,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事业。

首先,他尊重自己的事业,不能容忍对它采取轻率的态度。

在书中的一个地方,我给“航路指南”一词加上了引号。这立刻引起这位老海员提出公正的异议:“不应贬低航路指南,给它加上引号。”

在另一个地方,我轻率地写道,很久以来塔尔汉库特海角和灯塔在海员中就有很坏的名声。关于这一点,我的上校说:“这是正确的。但是您为什么要提到灯塔呢?海角——这是对的!

而救命的，预先发出警告、确定方位的灯塔，尽管它叫塔尔汉库特（海员们不喜欢的）这个名字，却并没有给人留下坏印象。海员们尊重灯塔的灯光，而对海角、窄狭的水域和其他航海中的危险却并不赞美。”

最后，上校为受我委屈的佩斯捷利号轮船鸣不平的那段话，看起来是非常感人的。

我曾几次乘佩斯捷利号航行，与它已十分熟悉，甚至喜欢上了它。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中，这艘轮船是在高加索沿岸和俄罗斯之间保持联系的惟一一艘轮船。

可是我却写道，佩斯捷利号是一条破旧、窄小的老船，和那条季米特里号老船（这条所谓海上的“盒子”成了《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一书中没有生命的主人公之一）是一样的。

我的这些话招来了上校的回答：

“您把佩斯捷利号写得过于老朽了。它和季米特里号不同。它较为年轻，更适于航海，船的构造也不同。由于它的外形，由于船身、圆材和上层建筑非常漂亮的结构，佩斯捷利号受到商船和舰队的所有海员深深的尊敬，博得了他们的好感，甚至是特殊的喜爱。”

“佩斯捷利号于一九四三年沉没。它是在安纳托利亚滨海地区被鱼雷击沉的。一九四一年以前，它航行于敖德萨——巴统航线，战争爆发后成了运输船。年长的黑海舰队水兵都记得它。”

在结束此书不长的引言的时候，我想祝愿每一位作家都有一些像马洛夫上校这样要求严格的读者。

同时我忍不住要为上校住在塞瓦斯托波尔而羡慕他，忍不住要再一次写一写这座迷人的城市。

这几章我是在雅尔塔写的。我写得很慢，常常搁下笔来，想这几天内我一定要到塞瓦斯托波尔去。

在塞瓦斯托波尔，迎接我的将是炎热的秋天。挡土墙狭长的阴影里，落满尘土的小草还是绿色的。我甚至不知道这卷曲、不起眼的小草叫什么。它满足于单靠露珠滋润，英勇地经受着塞瓦斯托波尔日光灼人的夏天。而且它还散发出一股令人愉快的淡淡的香味。这香味好像荒凉的海滨浴场上到处都是、被太阳晒干的黑海藻味。这些海藻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盐霜。如果用手绢揉搓一束这样的海藻，它就会碎成棕褐色的粉末。

现在塞瓦斯托波尔暑气弥漫。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小心翼翼地暑热倾倒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所有街道上和院子里，直到瓦屋顶都淹没在热浪之中。在这阵令人感到难受的热浪下，纺织娘在地洞里请求似地蝓蝓地叫着。

在塞瓦斯托波尔，由于闷热感到疲惫不堪，可以一连几小时坐在历史林阴大道上，而当一阵出乎意外的清风，顺着墙壁、围墙、纪念碑、棱堡的遗址和洋槐树丛之间看不见的通道猛冲过来，吹到脸上，这时却又可以突然深深地喘一口气。这使你们不至于昏昏然，软弱无力，提醒你们，在船区那边，在阵亡将士公墓后面，黑海就在近旁溅起浪花。

塞瓦斯托波尔的海湾插入有许多小孔的海岸，好似插入已经变成化石的海绵之中。在这海绵状的砂岩上，生长着一些从缝隙里钻出来的、柔弱的穗状花，有时还挺立着一些像火柴头那么大、褪了色的小花。显然，在植物世界中，这些小花都算是侏儒了。不过，也许被看作孩子。

我是一个有漫长生活经历的人。我经历了当时世界上我那个年龄的人几乎所能经历的一切，用叶赛宁的话来说，那是一个

“该收拾起并非永世长存的家私上路”^①的时候。所以我羡慕这些穗状花,因为它们作为生活的无言的见证人,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一直站在俯临大海的岸上。谁也不要要求它们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感情。

我甚至好像觉得,对于它们来说,时间的流逝比对于我们来说要慢一些,它们——不会移动——看到的世界也比我们看到的要平静一些,也更美好一些。

至于说到我,那么我终生都是由不断的活动转向渴望达到这样的状态:“一股冰冷的清泉在峡谷中嬉戏,使生活陷入模模糊糊的梦境,潺潺地向我叙述一篇神秘的史诗,讲的是一个和平的地区,而它正是来自那里。”^②

是的,有时我想体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这样的状态:陷入某种模模糊糊的梦境之中。但是我十分清楚,这样的状态只能叫做梦。实际上,这种状态充满了富有成果的紧张心情。

我羡慕那些穗状花。黎明和中午,晚霞,柴油机船在波涛喧嚣、白茫茫的遥远水域里轻轻晃动,从乌云后面射出的阳光,如同闪闪发光的、甘露一般的小颗露珠,以及像大颗露珠一般的星星——这一切都在那些穗状花面前慢慢地相互交替,变化不已。

在这些十分渺小的小草前,生活的不同瞬间一直在它们真正壮丽的状态中逝去。而每当新的一天到来时,这一切又会回到这里。

但当南海湾那边一列快车的灯火在暮色中飞驰而去,又在隧道中熄灭了的时候,这种羡慕的心情迅速消失了。这些灯火

① 参见叶赛宁的诗:《我们现在正渐渐离开……》。

② 参见莱蒙托夫的诗:《当发黄的庄稼地翻起波浪……》。

把这种心情从赫尔松涅斯和因克尔芒^①古代的烟雾，从艾亚角和菲奥连特荒无人烟的陡岸带往北方去了，那里枯黄的桦树叶大概已经纷纷飘落，使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苦味。

我认为，对世界慢慢地进行富有成果的观察和采取合理而有力的行动，同样都是值得的。观察是创作和爱大地的基础之一——首先是爱自己祖国的大地。

我发觉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议论把我引得离题太远了。因此我要中断这些议论，言归正传，叙述故事了。

自己不写书、但精通文学理论的行家们断言，叙述故事一定要有钢铁一般的连续性。著书的人只好对这条规则信以为真，并尽力执行这一规定。

烟草共和国

佩斯捷利号停泊在新罗西斯克的时候，东北风开始向城市慢慢吹来。刮这种狂风的最初迹象已经出现了：群山上飘浮着好似一条条缠在一起的脏棉絮的灰云。群山好像一些死骆驼，似乎有一根根肋骨从这些死骆驼落满尘土的皮下凸出来了。

棉絮团散开，从山上飘下来，带来了风。得趁东北风还没有猛吹到港口来的时候离岸。风已经幸灾乐祸地在缆索间轻轻呼啸，把微微发白的水全都从水洼里吹出来了。

佩斯捷利号启碇离岸，全速驶往大海，向南方驶去。据海员们说，离新罗西斯克越远，东北风也就越小，会迅速减弱，失去它

^① 塞瓦斯托波尔的东部地区。——译者

的破坏力。

我们成功地避开了东北风。

夜里我醒来，看到舷窗外夜空低悬，黑暗中图阿普谢市的灯火仿佛冷得发抖，接着我又沉沉入睡了。

我蒙眬入睡，心里在想，根据一开始的情况来看，不必期待高加索沿岸一带会有什么特殊事情。但早晨我醒来的情景，却好像在梦幻中一般。

我醒了，好长时间躺在那里，没有睁开眼，感觉到不知什么人温暖的手掌在抚摩我的脸，手掌上散发出正在开花的金合欢的清香。

这当然是早晨的轻风。轻风吹进船舱，在船舱里懒洋洋地徘徊，触及它路上所碰到的一切，其中也包括我的双颊。

我半睡不醒地想起，我已经是第五天没刮脸了，脸上的硬毛准会擦伤这可爱的手掌。我感到羞愧，决定立刻刮脸，大概因此彻底醒了。

锚链在哗啦哗啦地响。从甲板上传来通常会在港口上听到的呼喊声：“往上拉，他妈的！慢慢往下放！”

我终于睁开了眼。舷窗外阳光灿烂，太阳占据了半边天空和半个大海，似乎已靠近地面。外面枝繁叶茂的植物宛如一堵活墙，在得意扬扬的阳光中晃动着。

时而是这里，时而是那里，有一些彩色斑点投射到这堵活墙上，好像在上面涂了一块块朱砂、最纯净的白粉和赭石。我闭上眼睛，摇了摇头，又睁开眼睛，确信这并不是涂上去的油画颜料，而是分散在叶丛中的、我不认识的花。

“这是什么？”我问自己，坐到床上。“海市蜃楼？还是塔希



提岛^①？还是天堂一般的萨摩亚群岛^②呢？”

不，这既不是海市蜃楼，不是塔希提岛，也不是度过黑夜之后产生的幻觉。我听到了舷窗外二副有点儿嘶哑的声音：

“任——何——人！”他坚决地说。“我们不放任何人上岸。明白吗？即使是肖洛姆·阿莱赫姆^③ 本人也不行。阿布哈兹共和国政府的命令！完了！所以你们可以从甲板上欣赏苏呼米^④，不要心情激动，自寻烦恼。上帝保佑，你们还会活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你们应该看到的一切，甚至会看到你们根本不应该看到的東西。”

我很快穿好衣服，走上甲板。钉在舷梯踏板上的薄铜片熠熠闪亮，使我目眩。短时间的头晕迫使我抓住了栏杆。

从岸上飘来一股酸涩的气味，这酸涩的气味和勉强可以闻到的、犹如丝绸一般轻轻飘颻的玫瑰芳香融合在一起。

这些香味一会儿交织在一起，仿佛紧紧绕作一团，把空气压缩到像糖浆那样浓，一会儿又散开来，仿佛拆散成单根的纤维，于是我就分辨出杜鹃花、月桂、桉树、欧洲夹竹桃、紫藤，以及就其构造和色彩来说都异常美丽的许多种花的芳香。

我决定上岸，到苏呼米去，不管这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不仅上岸，而且要留在这里。

我好像觉得如果我能上岸，我童年时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这梦想就是：至少可以摸一摸，哪怕只是碰一碰椰子树有纤维的树干，碰一碰翠绿的竹子皮——总是冰凉、光滑的，碰一碰

① 太平洋上的火山岛。——译者

② 太平洋上的群岛，由十四个火山岛组成。——译者

③ 肖洛姆·阿莱赫姆(1859—1916)，犹太作家。

④ 苏联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首府，黑海港口城市。——译者

由于混有珊瑚细沙而变成粉红色的土壤。

我还小的时候，我就学着妈妈，把这样的梦想叫做“无法实现的梦”。妈妈对父亲生气的时候，我常听到她说这个词。妈妈甚至是叱责父亲。而当父亲拱着背，顺从地从家里出去，以逃避不断的责备时，妈妈又因为可怜他而放声大哭，并且要我答应她：我将终生爱他，像爱护一个小孩子那样爱护他。“我不能看他拱着背的那个样子！”她绝望地说。

但无论是她还是我，或亲人中的任何人，谁都没有爱护他，——这使妈妈一直到死都非常难过。

在童年，我当然没有为这“无法实现的梦”感觉到任何痛苦，而且也不可能感到痛苦。我只是猜到，这是一种十分忧郁的感情，就像有一次父亲所说的，它会使毫无过错的人类的心灵变得空虚。

我已经是一个八年级学生时，有一次我在父亲的写字桌里找到一些他写满了字的、很窄的纸条。当时我只能辨认出一句话——经受未能实现的事情远比经受无法实现的事情要痛苦。

从那时起，未能实现的事情带来的淡淡的哀愁几乎从未离开过我，尽管从表面上看，我的性格是开朗的。从那时起，生活中最吸引我的是这样一些事情、情况和人——这些人和事能给人留下一种一闪即逝的虚构的感觉。

我懂得了父亲的话的意思，也更加喜欢他了，然而那时我与他之间已经隔着一段极远的距离，正如现在我们之间的距离一样遥远。他躺在干裂的土地里，躺在有刺的飞廉丛之间，躺在白采尔科维附近的乡村墓地上，可我却只身一人在世界上到处流浪。

我们永远互相失去了对方。不过我还至少偶尔能回想起他